

性别的新时代

文/赵玫

男人是一种性别,一个自己的世界。男人的行为与思考,通常是女人很难了解的,哪怕有时候和他们贴得很近。你能知道他们真正的心情吗?只是揣摩,揣摩进而猜测,猜测进而又会陷入痛苦的猜忌。那就是女人的世界了,也是男人所不能理解的。于是男人和女人在彼此不能真正了解的情况下发生冲突。冲突进而战争,战争爆发了,昏天黑地。但有时交战的双方却还不知真正的原因是什么,毕竟是两性,于是判断常常是错误的。从本质上就不能彼此参透,更不要说,有时候在本质的上面,还覆盖着一层雾霭一般的性别的屏障呢?

这就是两性的世界。古往今来,无论在地球的哪一个角落,只要是有人类,就会有男人和女人的永远的战争。有时候,在两性的身体最贴近的时刻,反而是他们彼此最为仇恨的时刻。他们以为那是爱。而当爱永远同恨相辅相成,恨

便会和爱一样随时随地了。就像宗教之中,有天堂,也有地狱。那么怎样来持续爱?最好的办法就是容忍。爱男人就应当容忍男人,特别是当一个女人意识到在她和她爱的男人中间,实际上是存在着一种永远无法逾越的性别的鸿沟时,她就应当松弛下来,不要再斤斤计较了。不要问为什么这样或者为什么不这样。甚至这是男人自己有时也解释不清的,因为他们时常也会陷入自身的谜团中,不能够解释他为什么深爱自己的妻子,而同时又总是对另外的女人感兴趣。

其实保持对女人的兴趣是衡量一个男人是否有活力,是否有良好的生命状态的一个标志。为什么女人就不能这样看待男人?宽容他们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对异性的虚荣心?这也是性别所带来的一种限制,一个误区。这种限制和误区甚至在漫长的文明历史中不断被完善着。由简单而复杂。以至使无

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因此而背上了很沉重的负担。所以性别的概念需要革命。既然社会的变革都在日新月异,我们又何苦固守在传统的限制中,把我们自己弄得痛苦不堪呢?这就需要女人宽容,并且在宽容中学会欣赏男人。

学会欣赏男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但却是必要的,因为这是能否与男人和平相处的一种重要的态度。这样也许你就能看到与你关系密切的那个男人究竟是个怎样的男人。他会有很多很多的层面。好的或者坏的,你喜欢和不喜欢的。可能在欣赏中就会有理解,因为有欣赏的态度你才能发现美好。比如说男人对于爱的理解。他们当然看重对肉体的占有,但同时他们可能更看重对思想的占有。这也是我在后来读到美国著名的“垮掉的一代”的诗人金斯博格的书信之后才知道的。金斯伯格不喜欢女人。他认为男性之爱才是更深刻

的。现在越来越多的男人说,他们很难也很累。要在世界上拼搏,养家糊口,还要承诺起女人的那种寄生的情感。于是男人值得同情,也是越来越多的男人开始反叛,开始有意无意地践踏历史所延续下来的对性别的规范,开始对两性关系进行一场主动的革命,以重塑自我。比如,通过对婚姻的冷漠摆脱家庭的责任;又比如,竭力鼓吹女性的独立以摆脱女人的依赖。只有这样,他们才可能真正地性别的限制中逃离出来,自由自在地扮演他们所要成为的角色。这当然是一种性别的进步。在调整和尝试中,没有固定的模式。这种对生活方式的锐意创新,为男人,也是为女人。特别是在今天。我们当然应当伸开双臂,迎接这个充满了挑战性的新时代。■

书籍与女人

文/李晓愚

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喜欢在书籍和女人之间建立某种联系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那句:“书中自有颜如玉”。就是鼓励读书人,好好读书,考取功名了就不愁没有漂亮美眉拜倒在你的脚下。这种说法太功利,我倒是更喜欢这么一个笑话,说有个秀才好不容易娶了一个貌美如花的媳妇儿。新婚之夜本该是你依我依两情欢好,谁知这个不解风情的书呆子还手不释卷地在看书呢。新娘子等啊等啊,不耐烦了,但又不好意思直接说,就面带娇羞地嗔怪道:“我好希望自己是您手中的那卷书啊!这样你就会时时刻刻捧着我了。”书呆子丈夫一听,严肃地摇摇头:“亲爱的,那可不行哦。对待书籍我是很不专一的,看完一本书就换另一本。”

我一直在琢磨:在男性读书人的眼里,书籍和女人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?或许她们都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安慰,或许她们都可以满足自己占有的欲望。

明代嘉靖年间在华亭,就是今天的上海有个叫朱大韶的文人,他喜欢藏书,尤其喜欢宋版书。所谓“宋版书”,就是宋代出版印刷的书籍。这些书刻印精美,流传稀少,所以堪称价值连城,有“一页宋版,一两黄金”之说。朱大韶得知某个书商手里有宋版的《后汉纪》,很想买。没想到书商却提出了一个不靠谱的要求,他说:“钱呢,我不要,想要这部书,就拿你家最漂亮的那个侍女跟我换。”鱼和熊掌不可兼得,为了得到朝思暮想的书,朱大韶真的就把那姑娘拱手相送了。侍女离开朱家的那天,在墙壁上题了一首诗:“无端割爱出深闺,犹胜前人换马时。他日相逢莫惆怅,春风吹尽道旁枝。”大致意思就是:以前有人拿美女换宝马,我虽然也被莫名其妙地割让了,但去换书总比换马强点儿。从此咱就各走各的路,甭再挂念了。美人带着幽怨走了,朱大韶看到这首题诗,肠子都悔青了:这换走的不仅是个美女,还是个才女啊!朱先生在无限的懊悔中很快去世了。人死了,书还没翻完,真是“杯具”啊!

朱大韶为了书籍出让美女,可还有个男人却为了美女出让了书籍。此人名叫钱谦益,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学者、诗人,而让他痴迷的女人就是“秦淮八艳”之一的柳如是。钱谦益盖了一座“绛云楼”,计划将自己的藏书和爱妾柳如是都安置其中,没想到楼盖了一半儿,钱不够了。为了筹钱,他忍痛将自己珍藏的宋版《汉书》卖给了情敌谢象三。书即将被人取走的那一天,钱谦益满怀留恋,在书上题写了一通跋语,他说:“此书去我之日,殊难为怀。李后主去国,听教坊杂曲‘挥泪对宫娥’一段,凄凉景色,约略相似。”意思是我太悲伤了,跟这本书分离,那感觉就跟李后主亡国了差不多。

朱大韶和钱谦益都算得上是爱书籍如爱美人。但我倒是更欣赏另一种对于书本的态度。“世界读书日”的主旨宣言很有意思,那就是:“希望散居在全球各地的人们,无论年老或是年轻,贫穷或是富有,患病或是健康,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。”这句话您听着是不是特耳熟,这很像婚礼上夫妻双方的誓言。它告诉我们书籍不仅是我们在孤寂时心灵的慰藉,更是相伴一生一世的亲密爱人。■



同行 摄/汤一民

男人应该是哪样的

文/李美皆

男人眼里的好男人是什么呢?妻子如衣服,兄弟如手足。这当然是拍着胸脯的,响当当的,义薄云天的男子汉气魄,来自最男人的小说——《三国演义》。可惜的是,那仅仅是“演义”,而我们从历史和现实中看到的往往是为了权力钱财和女人,争来打去撕咬不已的男人,这还是占据舞台的有出息的少数,那舞台下的没出息的大多数,就不用去说他了。

好男人是什么塑造出来的呢?文化。从儒家传统到《三国》《水浒》——鼓励的就是不可能付诸实践的仁义道德,所以,很难塑造出男人真正的“好”,常见假仁假义假阳刚。也许是物极必反,作为女人,我越趋向成熟,越喜欢男人身上的阴柔之气。我喜欢张国荣,不是喜欢他哪一首歌,就是喜欢他这个人。尽管张国荣是一个同性恋者,但我从他身上看到的是男人的阴柔,而不是所谓女里女气。男人为什么不可以阴柔呢?男人的阴柔为什么不能构成美感呢?据说张国荣欣赏的

唐先生的魅力就在于两个字:硬净。“硬净”,我喜欢这两个字所代表的含义,而我从“阳刚”这两个字后面看到的,往往是鲁莽、草包。张国荣的阴柔之美与唐先生的硬净之美,都很可取。

儿子在幼儿园大班时,被问到了几乎每个人在孩提时代都会被问到的问题:你的理想是什么?那一年正好杨利伟上天成功,儿子班上许多小孩的理想都成了当宇航员。几乎所有的小朋友都要成“家”,可是,我儿子的回答却是:娶媳妇、生宝宝、过快乐的生活。他是真正的成家,可是,与别的小朋友成“家”却完全不同。全班大哗,年轻的女老师对我说时,自己还羞红了脸。于是,他的理想迅速且坚定地变成了“宇航员”。如果有那么多小孩的理想是宇航员,那么,这一定是一个俗气的理想了。我说,“儿子,你不需要有那么俗气的理想,你想过幸福的生活,这没有错。你想做宇航员,这是不现实的,第一,你的体重明显超标;第二,世界

上不需要那么多宇航员。”可是,说什么他也不肯改口了。因为他知道,当“宇航员”是一个阳刚的理想,是一个不会遭到嘲笑的理想,而“成家”的理想太阴柔了,会遭到哄笑。

作为母亲,你希望儿子成为什么样的男人?我发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太矛盾和悖谬了。一方面,我希望他成为一个温柔体贴的好男人;另一方面,看到他满脑子都是居家好男人的想法,我又感到受不了。比如,早上坐在爸爸自行车后面的儿童座上上幼儿园时,他说:爸爸,这个自行车你不要丢掉哦,留着我长大了送宝宝上幼儿园用。我一听大笑又大叫:你怎么不让你老婆送宝宝上幼儿园呢?他说:我也是爸爸送的呀。那一刻,我心里暗暗发誓:将来绝不要儿子找我这样的女人,他会被欺负的,我受不了。《孔雀东南飞》里,焦仲卿为刘兰芝自杀,焦母是“捶床便大怒”:居然为一个女人死,你还有点出息吗?若儿子将来被女人所挟制,我

恐怕也会捶床大怒的。要命的是,像他这样的憨蛋,将来喜欢的,恐怕恰恰是我这一类型的,就像郭靖爱黄蓉。现在已露端倪,当他自称“青梅竹马”的“女朋友”欺负他时,他居然对我说,妈妈,小女孩欺负小男孩不要紧,因为,小女孩要调皮一点才可爱啊。像我这样的女人,显然需要好男人来包容,可是,我自己又不愿为这世界培养,真是“此亦一是非,彼亦一是非”啊。

这也是龙应台的矛盾。她写《啊,上海男人》,险些被上海人骂通了后脑勺,她辩解道,她是赞美上海男人不以做小男人为耻的。可你看她的文章,一面是叹服上海男人居然可以做到如此不大男子主义,另一面却是:“这也太有点不堪了吧?”

阴柔的好男人的尺度把握起来实在是难,搞不好就是“画虎不成反类犬”,女人亦因此成为“叶公好龙”了。■